

月末版 泛幻想 灵异 言情 青春 阅读志

宇航等著 蛇头哥

®

男生女生



WWW.BHZWY.CO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蛇头骨 / 孙逊等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11

(男生女生)

ISBN 978-7-80742-866-4

I. 蛇… II. 孙…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3125 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蛇头骨(男生女生)
作 者	孙逊等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特约编辑	梁玉玲
封面绘制	杰·莉莉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5mm × 102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866-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18901035995

猎犬

002
062
064
078
080
144
150
190

淋漓中篇

月光岩

生花系列

肉肉门

淋漓中篇

异画舫

淋漓中篇

米糕美

蛇头骨

风水师之觅龙穴

伊里利亚野犬的战

天龙八部·陵歌(下)

丝路

宇航

布小爆

Inno

马遇春

搬头骨

文／宇航 图／刘程民／杰·莉莉

1 心理医生

“最近,我总是做一个梦。梦里面有两个人手牵手地在行走。一个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漂亮的小虎牙,一个手腕上戴着白色的十字架。他们手牵着手,穿过一道又一道的门,一直向前走。我总是在这个时候醒来,先是觉得诡异,然后就觉得悲哀。”

——那,你看得见那两个人的样子吗?

“看不清,但我知道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我看着他们的视野是倾斜的,由下往上,总觉得应该是小时候的事情。”

——很好,一切都将结束,再过一会儿我会把你叫醒。你醒来以后不会记得刚才你对我说的所有事情。现在我从五数到一,当数到一的时候你会完全清醒。五……你开始逐渐清醒,肌肉变得有弹性和力量。四……你的头脑清醒了,你开始清楚地辨别各种声音。三……你更加清醒了。二……你已经完全清醒……一。你已经醒来……请睁开眼睛。

龙十一发现视野里一片空白。他愣了好一会儿神,才意识到自己紧紧盯着的是雪白的天花板。

仲夏的午后阳光扑过顶楼的落地窗趴在地上,干净开阔的房间里摆着两张长沙发、一张茶几、一张白色简洁办公桌,还有一把纯白的木扶手椅。在墙壁的最里面,另外还有一扇紧关的写着“休息室”门牌的白色房门。

而就在远处的阳台上,也蹲着一个白色的身影,俯着身在一个细小的花圃前,似乎在裁剪花木。

阔大的房间寂静得仿佛隔世,龙十一感受着身下躺椅的柔软,绷得紧紧的身躯终于深呼吸了一口气而慢慢放松——记起来了,他是来看心理医生的。

“医生,”龙十一起身,晃了晃略微僵硬的脖子,“我没事吧?”

“嗯,只是裹在记忆上的封印年头久了有点松动,补一补就好了,不是什么大手术。”心理医生垂头记着什么,声音很温柔,“只不过封印的年头太久远还不清楚路数,需要查一下来历再动手。龙先生,如果您方便的话,请下周跟我的秘书预约时间,我会准备好对您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

“好的。麻烦您了医生。”龙十一再度扭了扭脖子环视四周。

真空旷啊，这里简直都可以称得上浪费了，在这么个寸土寸金的地段还买下一整层楼做诊室，这心理医生还真是个赚钱的营生。一边感叹着时运不济，一边把自己的西装外套穿好，龙十一有点哀叹命运的感觉，作为龙生九子中颇不受重视的一脉，自己这椒图^①的身份忒是低微，但这次也不知是怎的，一听说他开始做这些奇怪的梦，位居龙生九子组织之首的九位龙子竟都如慌了神一般，急忙托了这个传说中爱钱如命的神秘医生给他医治，对于他这么个小角色，至于吗？

“十一，你先回去。”兀地，心理医生的方向，有漠若沉钟的声音冷冷地交代。声音的落处，一只墨绿色的龟样生物正诡谲地盯着龙十一的眼睛。

听到这声音，龙十一急忙转身，朝着龟样生物的方向恭敬跪拜：“是，霸下^②伯伯。”

看着龙十一小心翼翼地离开诊室，心理医生笑得讳莫如深。

印深蓝纹章的灵魂是真龙族，印浅蓝的，就是所谓“龙生九子皆不成龙”的“私生子”一族了。呵，这只椒图可真有意思。

“普天之下，神乃唯一，然神命之兽，却各有千秋。神根据生灵的臆想塑造出各种各样的神兽来守护信仰它们的民族和国家，以期共存于这往复重叠的大千世界之上，神兽相安，便国泰民安；神兽相争，则国破家亡。强大的神兽控制人的思想和意识，就会有争斗和欲望，各种族之间和种族内部的争斗，无不因为神兽们的躁动而起。而作为中国人守护神兽的真龙一族，自古便是这世上最强大的神兽部族之一，麾下神兽种类甚至包容了几大信仰完全不同的神兽族系。但时过境迁，这一族群已基本逃离尘世，于世界之影中庇佑着这个古老的华夏民族。而我们作为真龙一族麾下最得力也是血脉最为

亲近的龙生九子一族，则被真龙王直接授权为执掌中国人尘世的直接守护者。我想，这些你都应该知道吧，司徒狼。”龟是墨绿色，壳上纹路斑驳，它的脖子扭成一种诡异的角度，盯紧心理医生。

“当然，”被指名道姓的心理医生司徒狼转身坐下，“所谓‘龙生九子’，并非是指龙恰好生九子，九是个虚数，也是贵数，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来表示极多，表示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用来描述龙子，因此‘龙生九子’所指其实包括十几脉族群。而能够被称为‘龙生九子’的龙子们则是凭着力量论资排辈，只有实力排在前九位才有资格被列到‘九子’之列。比如霸下您，位阶‘龙生九子’第二位，已经尤为高贵了。”

“不要跟我卖弄，司徒狼。”墨绿色的远古神兽龙子警惕地盯着他，“我知道你们这些命悬于三界之外的东西都干些什么勾当，以药剂师司徒狼为首‘噩梦’的组织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这世上谁人不晓？”

心理医生司徒狼似笑非笑地望着它：“明知道这个还敢来找我，看来，你们龙生九子可真如传言中的，丢了要命的东西吧？”

神兽霸下一时语塞，它愤愤地转过头，声音从利齿间挤出来：“没错！……为保长期和平，每一次神兽之间的战争结束，胜利的神兽都有权将战败的神兽封印在自己的领地数百年，直至被神兽控制意识的人们因远离神兽而冷静下来，这是所有世界的规矩，我们脚下的这个也一样！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39年只相隔了不到25年，就是因为被封印的战败神兽被重新放了出来。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吧！”

“非常的清楚。”司徒狼手支着下巴，面相平和地看着霸下，“那么，你们龙生九子镇压了什么？”

“……八岐大蛇。”霸下的头别到一边，“八岐大蛇是控制日本人思想的主神兽，抗日战争也正是因



为八歧大蛇被真龙王所擒而终止。战争结束之后，按照规矩，真龙一族的龙王陛下将砍下的八歧大蛇的八颗头颅和身体一起分别交给我们龙生九子保管，准备五百年后再归还给日本。”

“那么，”司徒狼伸了伸懒腰，“你们是怎么把八歧大蛇的头弄丢的？”

“司徒狼！”霸下的脸憋得通红，差点儿背过气去。但它很快又有趣地安静下来，“是的，八歧大蛇的头颅被人偷走了！就在一个月前，分别被镇压在八个封印之地的八歧蛇头消失了，我们找遍全中国都没有线索，现在我们只能确定这八颗头颅还在中国，却对它们的行踪无从下手。所以司徒狼，我龙生九子出八枚拜鄂伦斯金币，由你来帮我们找回那八颗该死的蛇头！”

“好。”心理医生干脆地点头，目光却不经意似的瞥了一眼远处阳台上正在为花圃培土的少年。

霸下的目光于是也跟着转了过去——听说这个以“噩梦”为名的组织有三名成员，虽属不同种族，却因相交甚厚而皆以司徒为姓，司徒狼看起来虽年轻，但据说真实年龄比自己都还要大上几倍。可要说那阳台上的少年，不知怎的，它觉得他似乎没什么危险性。似乎？霸下冷哼，跟司徒狼这种唯钱是命的人在一起的，还能是什么好东西？

霸下本就对司徒狼这等人没好感，现在见他这般漫不经心更是满心的怒火。但它最终还是低下头，一枚一枚地，从嘴里吐出了三枚金币。比它的头颅还要大上一倍的金币一一摊开在司徒狼的面前，心理医生终于因此而回过神，继而笑容满面。

“这是定金。我会再来找你。”已经彻底受够了司徒狼的无礼，神兽霸下只想尽快离开。“八歧大蛇的八颗头颅分别象征着‘妖魔屠鬼恶灵魂死’八种不同的力量，并以具有这八种特性的东西为友和为食，因此聚集了这八种力量的地方，总会吸引它们前往。而想要八歧大蛇复活的话就必须找到它的

身体，所以偷走蛇头的凶手必然会向着八歧大蛇的躯干封印地而来，那么，他就一定会来长沙。”

消失之前，霸下不忘阴冷地瞪司徒狼一眼：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说出去，就算举我全族之力，也必殒你性命！”

“放心，我没那么无聊。”将那三枚金币把玩在指间，司徒狼笑得跟朵花儿似的。

然而眉眼一看到神兽霸下从他的桌子上消失，他便立时起身，伸了伸懒腰大大方方地走到了阳台上花圃的旁边。孱弱的少年仍然在培土，司徒狼心满意足地坐在洒满阳光的地板上，放下笔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龙生九子虽说是中国尘世的守护神，但其实作为正牌守护神兽，远在天外的真龙一族也并不完全放心，所以每七年就会差一名真龙圣使下界来巡查要务。今年时逢真龙圣使下界之时，龙生九子却好死不死地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档子荒唐事，岂有不怕之理？不过。司徒狼想笑，要想解决龙十一脑袋里的封印问题，似乎还真就得寻到这位真龙圣使才行啊。不是他不仗义，谁让龙生九子倒霉来着？

正当司徒狼兀自笑得开心的时候，一头毛茸茸的青灰色小狼从他的怀中爬出来，懒洋洋地蜷缩在他的身边。司徒狼温柔地笑着，一边宠溺地抚摸着这个小猫儿大小动物的小小头颅，一边对花圃旁的少年开口：“你父亲，真骄傲。”

“嗯，他一向如此，但待我极好。”培土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少年青葱样的手指上却沾满了血。他拿起旁边的水壶，抬眼看司徒狼，“医生，这花儿为什么要用人血喂养，是什么蛊咒吗？”

“不，是种花人的兴趣罢了。”司徒狼又大大地伸了个懒腰，看了下手表，喃喃道，“海鸥快回来了吧，不知道托他的事情怎么样了……”

“医生，”少年手腕上的白色十字架染上了些血迹，他安静地看着壶中的红色液体，有

些黯然。“这是谁的血呢……流在花朵的脉络里，会幸福些么？”

司徒狼不置可否，然而正当他惬意地眯起眼睛的时候，一个淡若雏菊的声音从诊室门口的方向传了过来：“狼。”

那是一个美貌绝伦的男子，孱弱而且白净，长发过肩但却丝毫不让人觉得不适。“八歧大蛇的头颅，有消息了。”

2 蝎子

夜已经很深了，郊外的私人花房里没有光，只有细微的汩汩的流水声在寂静里慢慢的流淌。

粗重的喘息声渐渐平稳，剧烈的心跳一蹦一蹦地牵扯着他额角的神经。男人已经站在门口很久了。

就在刚刚，他闯进了医院的停尸房，从冰柜里拖出他车祸去世的老婆的尸体，一块一块的把她分解了。

还是新鲜的尸体，放进冰柜十分钟都不到。他并不专业，黏稠的液体溅了他满身，他一边哭一边把她剁碎，然后统统装进黑色的塑料袋。月光惨白惨白的罩在他的身上，猩红的一大片。

“蝎，蝎子，”中年男人的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这样总可以了吧？这样，条件就都齐了吧？”

男人的声音旋风一样的被花房里的黑暗吞了去，没有半点回音。他哭得变了调，袖子边的血迹抹到脸上。

花房里面汩汩的流水声停止了。

中年男人仍然在抽噎着哭，可他的手上却突然多了一种冰冷蠕动的滑腻感，男人顿时吓得一抖，手上的力量一松，他的老婆就顺着掉了下去，待中年男人尖叫着去抓的时候，那个装着他老婆的黑色塑料袋已经被一截暗绿色的藤蔓卷了去，“刷”的一

下就被拖进了花房的黑暗里。

男人的抽噎声被堵在喉咙里，一片诡异的静谧中，那种拖动塑料袋的沙沙的声音一直向花房内部蔓延，然后消失。

“头。”花房里面，一个隐约的人形身影直起腰来，“头呢？”

“头？”中年男人愣了一下，然后激动的一步迈进了花房，“她的头不在里面？”

没有人回答他，然后又是一阵沙沙的声音响起，那个黑色的塑料袋被送了出来：“天亮之前不把头送来，这些就算是你送我的花肥。”

中年男人本来就惨白的脸色更加白得瘆人，他兀地尖叫，然后拼着命地跑了出去，汗液和着血液滴了几滴在地上，眨眼间就被黑色的土壤吸得干干净净。

他一离开，花房里立刻便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窃笑声，有的细碎，有的尖锐。

“喂，剑兰，你猜他是吓跑了，还是去找他老婆的头？”

“吓成那个德行，八成是跑了，哈哈，你看那群郁金香，都快笑疯了！”

“就是啊……我说杜鹃，你至于笑得满地打滚么？鄙视你！……不过人类的心灵还真是脆弱啊，逆天命读神威想让死人复活的是他们，碰到点小困小难小恐怖就打退堂鼓撒丫子跑了的还是他们。”

“就是啊，哈哈，笑死我了！”

“那也不一定。也有的人类会因为种种执念而变得超出常规的坚韧。”随着这一声插话，花房中的讨论戛然而止。

伴随着这瘆人的沉寂，另一个男人的身影从花房外的黑暗中抽离出来，“种下一个人的骨头，浇灌以他生前的血液，就足以开出如生时一样的花朵么，蝎子？”

“骨头是没有记忆的。”花园的深处，一只冰冷

的手正慢慢地抚过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剑兰。“如果只种下骨头，那么种出来的就只是一个如生前一般模样的人，一切都是空白。可如果有了经历过这具骨头的血液、筋肉，以及最重要的脑髓的话，那么随便是什么人都可以在我的花园里开花，除了呼吸是通过光合作用之外，其他与常人无异。但是客人，你似乎并不是为此而来。”

花房门口的身影一顿，继而对着花房抬起手，夹在他两指之间的金币闪现出微弱的光芒，“我出两枚拜鄂伦斯金币，你帮我杀一个人。”

黑色的土壤之下有蠕动着的触手猛地窜出卷住金币，然后倏地消失。“什么人？”

“一个偷了我重要东西的人。寻东西的任务交给了司徒狼，只要跟着司徒狼你自然会找到那个人。但是你必须要在司徒狼发现凶手的身份之前杀掉那个人，那个人没死或者被司徒狼发现了他的身份，我都不会付钱。”

“即使冒着被司徒狼抓住把柄的危险都要找他，看来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不过你就不担心吗，司徒狼那种角色可是什么都做得出的，一个不小心，会连命都赔上的。”花房中的声音充满了嘲讽。

“我知道你做不到，至少在中国的土地上，能与司徒狼比肩而立的也只有你而已。”远处有焦急的奔跑声渐渐接近，在那个中年男人的身影出现在拐角之前，门口的人消失在黑暗中。“可以的话，我也不想杀他，所以请对他温柔点，他不是坏孩子。”

花房内的人对这句话不置可否。

“蝎子！”重新跑回来的中年男人一步冲到花房里面，他高举起手上的东西，对闯入花房的事浑然不觉。“头！她的头！我拿回来了！”

惨淡的月亮渐渐被乌云遮住，当中年男人发现自己居然就站在花房里面的时候，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尖叫着后退！然而就在他马上就要退到花房门口

的时候，一只冰冷的手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

中年男人疯了一样地尖叫起来，手上的力量一松，妻子的头就掉到了地上，发出沉闷的“嘭”的一声，然后滚进了花房的深处。

“三十天以后，你来取东西。”冰冷的手松开，中年男人凄惨地叫着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连跌好几跤才挣扎着跑远。

……

“哇，那个人类居然真的去找他老婆的头了。”

“嗯，而且就是这么扯着他老婆的头发拎过来的……”

“真强悍！不过刚才那个人居然谈到‘狼医生’……太可怕了！”

“嗯！真是吓死我了！那个大变态……哎，蝎子呢？”

在这些美丽植物正讨论得激烈的时候，它们发现主人不见了。

狼。

名叫蝎子的男人靠着玻璃围墙冷笑。他好像卷到麻烦的事情中了，这只嘲风^③可真是给他找了一个好活儿。不过，龙生九子这次也貌似是真的出了大状况……作为被真龙族委以守护华夏尘世安定的神兽一族，它们出事了，可不能算作好的兆头。

身材颇长的男人站在花房门口，月光下，一缕殷红的发垂到他的眼前，将那抹阴毒的视线切割成了两个世界。

3 死婴

湘雅附属第一医院，这座全国著名的大医院此刻正笼罩在不明的黑色恐惧中，它的周身不断地蔓延出绝望的死气，这死气把整座医院紧紧地捆绑在黑暗中，垂首待死。力量强大的术士们已在医院的上方张开一个庞大的结界，尚且勉强保证黑气不外泄。

“呦，还真来了不少人。”从崭新的宝马跑车上下来，司徒狼环视四周。医院已经被重重包围，化装成警察和医生的术士、道士、魔法师们，甚至各种精灵鬼怪都拥在了这座著名医院的外面，它们保持着诡异的沉默，伸直了脖子向内观望。“里面情况怎么样？”

“不太乐观。之前似乎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但是所有接近那座医院大楼的人都死在了里面……这力量太邪门，不是本土精怪能做到的，所以我怀疑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长发的美丽男人司徒海鸥无意识地抚着左手食指指环上硕大的透明水晶，眼中的雾气似乎渗透在很遥远的地方。

时至深夜，浓重的戾气在暗红的天际边缘升腾起一块不祥的死地，司徒狼邪邪地笑着，兴致盎然，“也就是说，正中目标的可能性很大了——龙生九子那些家伙怎么也预料不到我早在半个月前就开始着手追查了吧，这么早收了它会不会太明显？”

“还不一定是什么，别玩得太过火，医院里几千条人命都葬送了，不多你这一条。”司徒海鸥眼中的雾气淡去，食指指环上也有乳白的氤氲随之消逝，“不过，龙生九子还真是丢了不得了的东西啊。”

“很不得了，这才是开始而已，八颗啊，的确够找一阵子的了。”说着，司徒狼转过身趴在车窗上，对着车后座的雪白少年说话，“司徒，你感觉得到吗，这个气息是否就是八歧大蛇？”

被称作司徒的少年慢慢地抬眼望他，然后缓缓地摇头，“对不起，我太虚弱了，完全没有办法识别。”

“没关系，”司徒狼笑了笑，把怀中正熟睡着的小狼抱出来放在司徒少年的手上。“青黎睡着了，别吵着它。”

说完，司徒狼就朝着医院的方向走了过去。少年的目光追随着他，继而轻轻地叹息。

“真的没关系的，司徒。”似是听到了这声叹息，司徒海鸥把手伸进车内，拍了拍少年的头。“这并不是你的错，狼只是问问罢了，你要相信我们。”

“嗯。”对于司徒海鸥的温柔，少年抱以淡淡的微笑。青灰色的小狼在他的怀中沉沉地睡着。

因着司徒狼的出现，拥挤在医院周围的精怪中间产生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但它们也只是屏气凝神地看着他走过去，直到司徒狼的身影完全被淹没在黑色的雾气中。

雾气昭著，医院门诊部大楼里面已经断电，司徒狼缓步前行，慢条斯理地穿过一路焦黑的尸体。死亡拖着黑色的身子趴在每一扇窗户上面看着他缓缓走过，大张着的嘴里吐出乌黑的火焰。司徒狼就像一个专业的资深医师般走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大楼里，寻找着他的病人。

直到他听到一个与自己的脚步无关的声音，司徒狼才稍稍放慢了脚步——很微弱，却很真实的声音。司徒狼笑了笑，止步在手术室门口。

他听到的，是婴儿的哭声。

半开的手术室里，清晰可见的是几具身穿绿色手术服的焦黑尸体，手术台上，一团暗红颜色的生命在挣扎着咆哮。

“啊，我真就没当过妇产科医生。”司徒狼叹息着走进产房，手术台上的暗红生命仍然在虚弱地哭泣，他走到近前，那名年轻的产妇脸色铁青，显然已经昏迷很久。

司徒狼扫了一眼狼藉的手术台，看来这灾难来得很突然，接生的医生连脐带都没有剪就死去了。司徒狼轻轻拿捏住产妇的手腕——虽然她还有脉搏，但是脉象衰弱，眉心的灵魂标志也已经渐渐惨淡，命不久矣。至于那个婴儿……司徒狼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婴儿竟然还活着？眉心的人类标识已经褪了颜色，他应该是死了的啊。

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场恐怖的灾难，又是什么让这个本应该死的了婴儿活了下来？

八歧大蛇？

司徒狼犹疑着拿起手术台旁的消毒剪刀，然而他的手才刚刚抬起，就突然被死死地抓住了！

司徒狼抬起头，目光落在那个鬼魅一般惨白的母亲脸上。母亲抓着他的手在痉挛着用力，冰凉得仿佛死尸一般，她看着他，因惊恐而瞪大的眼中有泪水溢出。

“救他……求求你……要救他！”惨青色翕动的双唇上已经没有血色，凌乱的头发黏着冷汗裹在脸上，她的指甲抠进医生的手腕，声音就像是捕兽夹下挣扎的母兽。“救救我的孩子！”

司徒狼看着她，然后温柔地把她的手从自己的腕上拿下来，轻声说：“好。”

仿佛是感受到他的诚意，濒危的母亲重新躺了下来，她歪着头，瞪大眼睛看他的一举一动。

黑色的触手紧紧地裹在殷红的脐带上，每当司徒狼的手靠近都裹紧一分。它们缠上他的手，他的脖颈，妄图从他的皮肤渗透进他的身体。

“滚！”司徒狼的声音骤然冰冷，而那些半渗入他皮肤的黑色死气也仿佛被突然惊吓到了一样迅速地抽离逃开，瑟瑟发抖地绕着他的周身小心徘徊。“你们以为我是什么东西，”司徒狼冷笑着伸出剪刀。“一个连‘死亡’资格都没有的人，你们还能从我身上剥夺什么？”

干脆利落地剪开婴儿的脐带，打好结，司徒狼放下剪刀，聆听着婴儿的哭声骤然增大。

眼中的泪水模糊了母亲的视线，她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痛从周身挤压过来，然而婴儿的哭声却温暖了她最后的微笑，母亲幸福地伸出手，在全身变得焦黑之前，轻轻碰了一下婴儿的额头。

直到那只乌黑的手臂永远地垂下去，司徒狼才抬起手，在婴儿的眉间点了一个血色的咒印。于是

整栋医院大楼的死气都以婴儿为中心潮水般尖啸着退去。司徒狼脱下白色的医生袍把那个小小的婴儿包起来抱在怀里，随着死气的消逝而向着大楼外面走去。

天色已经很黑，大楼里突然间变得灯火通明。

司徒狼背着这强烈的人造光明，婴儿蜷缩在他制造的阴影里，已经不再哭泣。

“啊，原来这就叫母亲。”

4行将就木

冷色系灵魂象征神兽，那么暖色系的灵魂就象征魔灵。所谓魔灵，是指那些本不属于神创造范围，但是却又因为种种原因转变或者诞生在各个世界上的，和神所既定的生物完全不同的种族。比如吸血鬼。

“就是为了他的降生，整个湘雅附一院的人都做了陪葬。”湘雅附二医院里面，司徒狼把一个襁褓放到脑神经外科医师白巫骆的面前。

吸血鬼医师白巫骆皱了下眉头。

“刚出生的魔物不懂得控制力量，因为饿了想吃东西，就把他所能涉猎范围内的生命都变成了死尸，然后把这种‘死亡’当做食物吃下去，这么狠毒的做法，确实很像那只魔兽的作风……应该是吧，魔兽。”司徒狼歪了下脑袋，似乎也不能确认。

“魔兽？司徒狼，你又在搞什么鬼？”白巫骆冷冷地看着司徒狼。“虽然我是欠了你钱，可我也不会帮你做什么丧尽天良的鬼实验。”

“拜托，我有那么无聊吗，我只是想让你帮他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我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么一个原本是人类的坏子竟然变成了控制死亡的恶魔，顺便也查清楚这‘恶魔’的真正身份。摸摸婴儿的脸，司徒狼笑意盎然。

白巫洛冷笑，“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好歹你

也是个医生吧。”

司徒狼干笑两声，“我动手就变成人体解剖了——放心吧，他只对生命体有效，不会对你们医院那些设备怎么样的。”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白巫骆已经没法拒绝，只好答应下来。

“谢了。”司徒狼摆摆手，拿起一本医学杂志就走出了白巫骆的办公室。然而才一出门，他就看见司徒海鸥挺直了背站在一间特护病房的门口，一动不动地向内观望。往来的护士们都红着脸偷偷地看他，但这个美丽的长发男人却丝毫没有觉察。

“怎么了？”司徒狼走到司徒海鸥的身后，顺着他的目光看见房间里面很温馨的情形——全身瘫痪只有眼睛能动的父亲躺在床上，孝顺儿子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脸上全是幸福的笑容。未来儿媳妇站在一旁，漂亮温婉。

然而扫了一眼那个躺在床上的老人的眉心，司徒狼就觉得很好笑地歪了歪脑袋。呵，居然又是一个灵魂标记褪了色的人类。难道最近死神罢工了吗，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该死却没死的人类？

“他看得到。”司徒海鸥仍然不自主地摸着戒指上的水晶，眼中雾蒙蒙的一片，“他瘫痪了十年，用一双唯一能动的眼睛看着儿子从少不更事到叱咤风云，继承他的事业开拓他的疆土，成就一番事业。可是眼下，这个儿子却要毁在一个女人手里面。他不甘，可是他却不能给儿子任何指示。哦，这个该死的女人。哦，神啊，谁能救救我可怜的儿子……”

“哐”的一声，司徒狼把手中的杂志砸在司徒海鸥的脸上。“别用读心术，太费体力了。”

“是……”司徒海鸥揉着鼻子，眼中的雾气散去，他却还盯着房间里面看，“可是那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居然看得到别人的命运走向，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明明不是占卜师，怎么可能窥视到别人的命运？”

房间里面，穿着白色病号服的老人硬邦邦地躺在床上，一双混浊的眼睛暴突而出，布满了愤怒的血丝。他死死地盯着未来儿媳的眉心，悲凉的怨恨因为不能发泄而淤积成满眼的老泪纵横。

“爸爸，您也在替我开心吗？”握着父亲左手的儿子因为这个变故而微笑起来。“爸爸，您放心，等我们的别墅装修好了就马上接您过去，我们已经给您请了最好的医生和护士，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整天陪着您了，您就再也不用一个人寂寞地待在医院里了。我们全家团圆，妈妈在天堂里面也会高兴的。”

这样温暖的话语听在别人耳中会觉得相当的幸福吧，可是当儿子正沉浸在幸福的畅想中的时候，老人枯槁的左手却突然狠狠地抓住了儿子的手！他盯着他，眼睛里面全是凄凉的愤怒！儿子的眼睛骤然睁大，在惊讶了足足有十秒钟以后，他一边大叫着“医生”，一边兴奋地跑了出去：“医生！医生！我爸爸动了！我爸爸他能动了！”

看着这个可怜的儿子从他们身边风一般地跑过，司徒狼和司徒海鸥都没有做声。在这个可怜的男人兴奋地挣开他老父的手的那一刹那，他们在老人的眼中看到了绝望。等一下医生会来，接着给老人作一个简单的检查，然后他会告诉这个可怜的儿子，这只不过是一次神经性的痉挛。

司徒狼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所以他看到白巫骆走进来按照他想象中的剧本演绎现场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但是，司徒狼一直盯着老人的眼睛，他发现当老人看着白巫骆的时候，目光的位置一直在他的左肩，而当他看着自己儿子的时候，目光总会定在眉心。呵，那可都是镌刻着灵魂标记的位置啊。

神兽在右肩，魔灵在左肩，人类在眉心。

他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能“看到”了。

“为什么？”司徒海鸥好奇地问了一句。

司徒狼冷冷地回头，第二次把杂志摔在他的脸上。一字一顿，“不准用读心术！”



海鸥吃痛，感觉鼻子第二次被拍扁。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地看着司徒狼，“快点说啊，为什么！”

“他看得到魂。”

司徒海鸥愣了一下，“什么？”

“他看得到万物的魂魄，并且看得到这些魂魄的走向。”司徒狼转身向着反方向走去，“万物魂魄相生相克，并随着自身的命运和个性而变幻多端。刚才那个男人的魂魄已经变得十分稀薄而且略带黑红之色，厄运恐怕马上就要降临在身，甚至最后还要染上血光之灾。而他魂魄上的黑色正是从那个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男人的魂魄已经被缠死，大限将至了。”

“那，就没有办法救他了吗？”司徒海鸥跟在司徒狼的身后，眉头稍稍皱起。

“天命。谁救得起？除非死神脑袋秀逗。”仿佛被憋坏了，一直待在司徒狼怀中的小动物从他的外套领口把头伸了出来，两只爪子也努力地向外伸着想扣住他的衣襟。

“不过，”司徒狼笑着拍拍怀中小狼的头。“我从来没听说有什么低阶生物竟然可以看透灵魂标识，不过若是八岐大蛇，倒是几分可能。”

“你的意思是，这个老人也跟八岐大蛇有关？”司徒海鸥思量了一下。“不过中国的生灵中也确实没有这一类的精怪存在。”

“总之也拜托白巫骆顺便查一下，反正就近。”说着，司徒狼忽然止住脚步，仿佛突然觉察到了什么一样的回过头。海鸥于是也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满脸疑惑。

视线里，一个一身黑的男人正拿着一本黑色封皮的书站在走廊上一株正在瑟瑟发抖的植物旁边，手里是一截折断的枝叶。

三个站在同一条走廊上的男人保持着诡异的沉默，最后司徒狼转身走开。

“狼。”司徒海鸥看着自己相交多年的挚友，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蝎子。

司徒狼忍不住想笑。究竟是谁居然请了蝎子来对付……或者是监视他？怀里毛茸茸的小狼依然在努力地探着头，司徒狼笑着把它的脑袋塞了回去。

这真是，太有趣了。

“对了，狼，长沙的吸血鬼亲王又送请柬过来了，说三天后有晚宴，照旧拒绝吧？”突然想起了今天早上收到的E-mail，司徒海鸥询问着身旁的伙伴。

听到这句话，司徒狼突然站住了。他仿佛顿悟一般地看着医院门口自己的车子，笑得很是惊喜，“不……这一次，恐怕我们得去看看了。”

司徒海鸥不明所以。

医院的门口，司徒狼的宝马车里，雪白的少年仍然在安静地等待着。

当司徒狼抱着那个婴儿从那座死亡医院中走出来的时候，他不敢碰。因为就算他把十指插到婴儿的心里都已经不可能感应到八岐大蛇的气息。他现在已经虚弱到仅仅能维持自己的生命而已，如蛛丝一般，命悬一线。

“八岐，”少年低下头喃喃，手腕上的白色十字架沁出丝丝冰凉，微微泛蓝的瞳孔中亦漫出巨大的忧伤。“等我。”

5 生死簿

司徒狼在找东西。那是一件被盗之物，所以一定会追查到盗贼的下落，那么，一定要在司徒狼发现那个人的身份之前把他杀掉。

呵，这还真是有趣的要求。

蝎子扯了下嘴角。想必司徒狼也已经发现他的插手了，不过双方既然没有冲突，他也乐得这样“分工协作”。

“啊！痛痛痛痛痛！蝎子！痛死我了啦！”偷瞄着司徒狼终于走远，可怜的发财树才终于死里逃生似的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冲着面前折断了自己枝叶的男人发火。但是当它意识到面前的男人是谁的时候，发财树恨不得当即就把自己连根拔掉！

“有那么可怕吗，司徒狼。”蝎子把那截折断的树叶夹到手上的书里。发财树的叶子“刷”地一下子竖起来，它头皮发麻地盯着蝎子的动作，上下的牙齿开始打架：“蝎、蝎子！不要把我的叶子放在那本书里……不要啊！太恐怖了！”

“闭嘴。”蝎子一开口，原本作势要扑过来的发财树立刻汗毛倒竖地做了个立正的姿势，“司徒狼找白巫骆做什么？”

“……他、他要他给一个婴儿做体检，还说他是魔物恶魔什么的……对了！他说了湘雅附一的那场事故就是因为这个婴儿的降生引起的，他想要知道那个婴儿的来历。”

“婴儿？”蝎子皱了下眉，然后他翻开手上的书，泛黄干净的页面上只有两个字，夭折。

呵。蝎子冷笑一声。这又是哪个吃饱了撑着的跑出来给他找麻烦了？那些个神兽魔灵非得要抽死才开心吗。整个湘雅附属第一医院，该死的不该死的一下子挂了七千八百四十五个人！当那些个密密麻麻的名字一下子蹦到书页上的时候他死的心都要有了。这下好了，不该死的人死了，现在又蹦出了个该死而没死的？

“替我看看，有消息通知我。”

“好……不过蝎子！你把我的叶子，还给我呗……”听到话的后半句，刚要走开的蝎子转过头，阴沉的眼神吓得发财树所有的叶子都在颤抖。“蝎、蝎子，你那本可是记录着所有人类命数的‘生死簿’诶，就这么随便夹了人家的叶子，不好吧……我，我是说，我的叶子并不好看啊！你可以去采三叶草的叶子嘛！长沙市精神病医院里面种的三叶草最

漂亮了，好多植物都追它们咧，要是幸运碰上一两个变异的四叶草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貌似不是三叶草生长的季节。”

“……也是。”发财树大概终于觉得没有办法挽回蝎子的决定，于是所有的叶子都丧气地垂下来，兀自嘟囔，“最近长沙医院的植物们怎么都这么倒霉啊，湘雅附一院的一夜之间全部死光光，精神病院的也正在发着一场莫名其妙的瘟疫，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轮到我們头上了……”

“瘟疫？”蝎子退身过来，“什么瘟疫？”

“你还没听说吗？”发财树叹息一声。“就是长沙市精神病院啊，头一阵子那帮家伙还因为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可以和它们交流开心得要死，现在就整个医院里开始流行一种诡异的怪病……”说到这里，发财树的树干开始变青，叶子也开始发抖，“听说，那种病相当奇怪而且恐怖，染了病的植物会开始变得慢慢不爱动，不爱讲话，然后在某一个晚上悄无声息地死掉……整个身体枯萎，然后在阳光下化为粉末，风一吹就灰尘一般地散了——就像古时候被阳光摧毁的吸血鬼一样。”

“散掉？”蝎子的脑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发财树一直在颤抖，等它抖够了反应过来的时候，蝎子已经走出很远了，地上，有发财树刚刚被折断的一截叶子。发财树终于放下心来，但还忍不住地抱怨：“唉，现今这世道就真的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连掌管冥界的死神都从地府跑出来赚外快，这世界还真是疯狂啊……”

6 噬灵者

长沙市精神病医院。

今天医院里来了个陌生人。很高，很好看的一个男人。他穿着一身黑，额前一缕红发入眼。

他坐在医院的活动大厅里看书，黑色的，和他

一样神秘的书。一整天他都在看那本书,没有翻页,目光也没有转过,有时候甚至让人忍不住在想,也许,他在看的是某个人的命运。

从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和动植物交流以后,余姚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关注一个人了。她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站在一盆吊兰的旁边,隔着很多过往行走的病人和医生们,像观察一盆稀罕的植物一般看着男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理,她的精神已经好了很多,不再像在戒毒所时那样萎靡,脸色也越来越健康。

今天的吊兰也突然变得沉默了,不知道是和她一样在观察着那个陌生的男人,还是染上了那种怪异的瘟疫。她担心,但却无能为力。于是就任阳光这样随着时间淡去,直到夕阳的光华普照在医院的整个大厅里面。大厅里的医生病人们都去了餐厅吃晚饭,就只有余姚和吊兰在这里,看着男人。

终于,男人合拢了书页。余姚于是微笑了。

“其实,我没有病的。”余姚走到男人身边坐下。她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虽然过度憔悴,但还是可以看得美丽在她身上停留过的痕迹。“我只是不听话,不懂事,任性,骄傲,然后,让爱我的人不断失望。我十四岁就翘课在街上混,十六岁被人追打……那时候觉得,原来生活就像喝醉酒,不分昼夜,天昏地暗。看男人为我打架,看女人冲着我野猫一样地尖叫,就觉得真满足。”

大概是觉得好笑,余姚弯着嘴角歪着脑袋去看身边的男人,可是他却没有任何表情,手上捧着那本黑色的书,不嘲笑,也不同情。这样真好。余姚收敛了笑容温顺地垂下头,鬓角的头发垂下来,柔柔的真好看。

“然后很俗套的,我就碰上了那么一个正经的男人。他不出色,真的,我也并不喜欢他,只是觉得这人呆呆的真好玩,就把他当稀罕物一样的待着。可是呢,他是一个好人……真的,是特好的一个

人。”

男人不说话,只安静地听。余姚的表情温柔,只是笑着笑着,就有眼泪流下来。

“他不爱我,也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巴结我,哄我,只是因为我对他像玩物一样的好,就总是帮我,一本正经的……在我生病的时候煲汤给我喝,在我没钱的时候把工资卡交给我,然后自己吃一整个月的泡面。”

黄昏慢慢地沉下去,窗户外面的世界渐渐宛若多彩琉璃般耀眼缤纷,可是他们的身边却依然寂静黑暗仿似深海。

“他死的那天,长沙下着雨。”余姚深吸了一口气,抹抹眼角,泪水却不断地涌出来,“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于是他从很远的地方送钱给我,匆匆忙忙的没有带伞,就那样湿漉漉地从马路对面冲过来,然后就……‘砰’的一声……飞了。”

余姚做了一个很轻柔的弹指的手势,视线向上,眼泪向下。

“……那时候他隔着马路叫我,我看着他跑过来,视野有点模糊,所以一直到最后他死在我的面前,我都没有看清他的表情……他,该是对我失望了吧,或者还想再义正词严地教训我一顿?哈……我不会知道了,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余姚不停地擦着眼角,眼泪却止不住,于是她终于捂住脸失声痛哭。泪水顺着她的指缝滴下来,一片一片地洒湿她青白条纹的病号服。

“……后来我发疯一般地吸毒,极尽狂欢一般地堕落,然后几经波折被送到了戒毒所。我戒不掉,真的,我不吸毒就满脑子都是他的身影,他给我煲的汤,他帮我买的药,他死时候的表情……我觉得真恐怖,当你身边的一个人突然间不见了的时候,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于是我就想啊,我这辈子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在戒毒所里……”

余姚歪着头轻轻晃着孱弱的身体，吊兰在她的不远处，枝叶摇晃。

“有一次，我通过层层关系终于搞到了一些毒品，就发了疯一样地吸食起来，大概我是真的想死了吧，因为无论怎样我脑海中全都是他的身影，我已经被这种感觉折磨得快受不了了。就在我意识模糊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尖叫……我发现，对着我尖叫的竟然是一盆三叶草。”

说到这里，余姚开始微笑起来，她擦干眼泪，看着空中悬挂的吊兰。

“那盆处心积虑要长出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对我的行为很不爽，一张口就骂了我一个多小时，它说四叶草是幸运和幸福的象征，也只有幸运和幸福的人才能滋润和给它长出四叶草的营养，它一心想新潮一回长出两片四个瓣的叶子，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沦落到戒毒所里来，更没想到碰上我这么个瘟神。后来每当我狂性大作它就尖叫，啰哩叭嗦的直到我实在受不了它的尖叫一点点地把毒戒掉，可是毒戒掉了，我又养成了跟它讲话的习惯，但是后来它却越来越不爱搭理我，最后在我可以离开戒毒所的那一天，它死掉了……我当时疯了一样地抱着花盆哭，甚至殴打想要把它抢走的人，所以还没等离开戒毒所，我就被送到了这里。哈，精神病医院。”

余姚站起来去看吊兰。黑暗漫过医院的腰际，它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沉默得就好像一件死去的风铃。

“那个时候，你应该死了的。”男人开口，“你死于吸毒过量，尸体被老鼠啃食，替你收尸的人吐了一地。”

余姚伸出手去摸吊兰的花枝，仿佛没有听见。

“你没有想过吗，植物们的死，跟你有关。”

“……我想过。”余姚的声音微微地颤抖，指尖亦是冰冷。

吊兰已经没有精神，叶脉光滑但是已经开始僵

硬，它抬不动自己的枝叶，只虚弱地看了余姚一眼，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呼唤了男人一声：“蝎子……”

余姚的手抖了一下，她看着这盆生机盎然的吊兰在发出这声呼唤以后一下子僵硬，然后在她的指导下化为齑粉。

“你是‘噬灵者’。”蝎子直起身看着余姚单薄的背影，“有人在你身上寄放了与‘灵’相关的力量，所以你看得到世间所有生有‘灵’的生命，并且以这些生命的‘灵’为食。不管你走到哪里，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吸引这些灵体接近，然后慢慢地把它们‘吃掉’。”

余姚的手臂苍白地垂下。

“我从来就觉得自己是该死的人。他死以后，我就更加这样觉得。”余姚站在吊兰的下方，头发垂在脸上。“引导我活下来的东西是我的食物……我早知道神不会对我这么宽容。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对我那么宽容……那么那么的，宽容。”

“我会找人来接你。”蝎子起身，“他会引导你回归死亡，也找到我应该找到的答案。”

恍然间，整个大厅都突然灯火通明，医生病人们在蝎子的一个起身动作中突然在余姚的眼前出现，仿佛他们本来就在这里，只是一直都被什么神秘的力量屏蔽掉了一样。

“人类都是自私的动物，没有谁会不为任何原因地对别人好。”临走之前，蝎子侧头瞥了一眼脸色惨白的精神病人，“没有必要逃避，他是爱你的。”

他是爱你的。

当蝎子的脚步声渐渐混杂在其他的声音中以后，余姚因为这句话而痛哭失声。

7 长沙王晚宴

豪华的哥特大教堂式建筑，圆柱形的旷阔大厅，满屋子的人声鼎沸，以及一排排西式餐桌和纯